

李中杰 著

法网



法 网

李 中 杰

中 东 人 民 大 学 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C市电子研究所的女资料员被杀。围绕侦破这起凶杀案,我公安人员破获了一起重大流氓、盗窃、走私集团,并挖出了潜藏在我科研机关内部的特务分子。

作品着重塑造了“老公安”李华山的形象,他机智、勇敢、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执法如山、对人民和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 网

李中杰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147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1,300

书号 10099·1591 定价 0.51 元

目 录

一	柳如萍被杀	(1)
二	一个小插曲	(9)
三	被害人的身世	(15)
四	“鬼难拿”	(19)
五	审讯	(25)
六	从头开始	(33)
七	深夜的黑影	(37)
八	不平静的夜晚	(41)
九	新的发现	(56)
十	重大嫌疑	(61)
十一	望婿成龙	(68)
十二	影子	(72)
十三	老公安的责任	(82)
十四	走访	(88)
十五	广州来电	(97)
十六	威胁	(103)
十七	证据	(112)
十八	意外	(117)
十九	祝贺	(130)

二十	冤案.....	(135)
二十一	再访陈玉模.....	(143)
二十二	“冰糕司令”.....	(151)
二十三	反常.....	(156)
二十四	约会.....	(161)
二十五	又一个疑点.....	(173)
二十六	黄小明.....	(180)
二十七	苏丹丹.....	(185)
二十八	暗害.....	(191)
二十九	猜谜.....	(199)
三十	绑架.....	(209)
三十一	赶鸟出笼.....	(214)
三十二	一个受骗者的自白.....	(219)
三十三	智擒.....	(227)
三十四	凶犯的交代和忏悔.....	(232)
三十五	湖光潜网.....	(241)

一 柳如萍被杀

一九八〇年的八月二十日上午，两辆插着三角警备旗的摩托和一辆北京吉普，戛然停在了C市电子研究所的办公大楼前面。

驾驶第一辆摩托车的是一位中等个儿、不胖不瘦的中年人，这人高鼻梁，厚嘴唇，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他就是市公安局人称“老公安”的李华山；坐在后座上的是一位戴着博士眼镜、右肩上背着一只皮箱的青年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技术员。驾驶第二辆摩托车的，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是李华山的助手张继先；坐在他的后座上的是矮个子曾法医。吉普车门打开后，轻盈地跳下了几位年轻的警察，个个精神抖擞，显得十分英俊。最后下车的是一位身着副一号警服、满面红光、两鬓灰白的老年人，他就是C市公安局局长王峰。

车刚一停，就从办公楼内涌出一群人来，为首的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大步抢向前来，热情地拉着李华山的手，说：“同志，你们来得真快啊！”

“你是——？”李华山一面和他热情地握手，一面问道。

“我是这里人保科的，我叫崔明！”青年回答道。

“他是我们所人保科的崔科长，所里临时负责人！”这时候，一位女同志上前尖着嗓门插上了一句。

李华山顺声望去，只见一位穿着一身笔挺灰毛涤料子服、翻着雪白的确良大领子的女同志站在崔明旁边，微风送来了一阵扑鼻的清香。再仔细一看，这位女同志挺拔，丰满，气度非凡，乌黑的头发，只是发根齐刷刷地发着银光，她那面皮象是过了冬的苹果，红润仍在，皮肤却有些干皱了。一看便知，她营养良好，但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哦，这位是我们所办公室的杨莎莎同志！”崔明忙向李华山介绍道。

“是市科委王副主任的夫人，我们的不管部部长！”不知是那位多嘴的小伙子，杂在人群里，加上了这么一句。

“去！介绍这个干什么！”杨莎莎忙朝发出声音的方向嗔怪地说了一句。但是，她的神色却是骄傲的，坦然的。

李华山皱了皱眉头，忙向崔明介绍道：“崔科长，这是我们市局的王局长。”

崔明又热情地与王局长握手，并说：“王局长，请同志们到楼上会议室谈吧！”

王局长摇了摇头，说：“不，我们还是先去看现场吧！这里离现场远吗？”

崔明朝西面一指，说：“不远，就在楼西头后面的平房里。”

王局长点了点头，说：“好，咱们边走边谈，你简要地把情况介绍一下。”

“哦，死者是个女的，叫柳如萍。”崔明和王局长肩并肩往前走着，介绍道。

“柳如萍？”在崔明右边走着的李华山，象是想起什么似的问了一句。

“对，就是柳如萍，女，今年二十五岁，是我们研究所第三研究室的资料员。她调到我们电子所还不到一年。她丈夫是电视机厂的供销员，叫李子林，今年二十八岁，原籍是——？”崔明求救似的把眼光落到了杨莎莎的脸上。

“原籍是德平县。”杨莎莎忙替他回答说。

“崔科长，你简单一点。”张继先见王峰局长不断地皱眉头，忙说道。

“她前天夜里去车站干什么？”李华山想起了前天夜里他在车站遇到的情况，又见崔明抓不住重点，就插进来问道。

“什么？前天晚上她到过车站？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崔明一脸惊讶之色，说最后一句的时候脸不觉又涨得通红。

“哦，怎么不知道呢？前天夜里她到车站送人去了。”杨莎莎见崔明那副窘态，忙解围似的替他回答道。

“送谁？”李华山紧问了一句。

“送谁？哦，是去送她丈夫，她丈夫出发到南方。”杨莎莎想了起来，满脸欢快的神色。

“对，她丈夫是前天到南方出差了。丈夫刚走，她就死了，真奇怪！”崔明说到这里停了停，转身朝人群喊道：“小李，你过来！”

一位年青姑娘应声走了过来。她身材窈窕，穿一身深灰

色的料子服，白皙的皮肤被衬托得更加白嫩。

崔明介绍说：“她是我们所的打字员李晓杰同志。小李，你把柳如萍死的情况向王局长汇报一下。”

李晓杰打量了一下王局长和李华山，从容地说：“所里有一份材料，今天就得打印出来报省科委。这份材料是由柳如萍负责誊抄的，说好上午一上班就给我送来，可是等到九点多，还不见她来，打电话给她办公室，说是她还没上班，我等急了，就到她宿舍去找。我敲了几下门，没有人应声。我推了推门，门从里面插着。我以为她可能是打夜班睡熟了，就用力拍门，她还是不应声。她的宿舍只有后面一个窗户，我就转到屋后去，一看窗户大敞着，我就趴在窗台上往里看。见柳如萍躺在床上，盖着一条夹被，还在沉睡。我大声喊了喊，她还是不醒。我气得没法，就拣了条树枝戳她。轻轻地戳了几下，她象没觉着。我有点火了，就使劲戳了她几下，她还是不动，我这才慌了。忙跑去喊了崔科长他们来，撬开了她的屋门进去，掀开夹被一看，她已经死了，浑身冰凉，一丝气也没有了。”

王局长和李华山他们静静地听着，一面听，一面不住地点头。李晓杰刚讲完，崔明伸手往前一指，说道：“到了，这就是柳如萍的宿舍。”

王局长朝房子的四周看了一眼，果断地说：“好，情况暂时介绍到这里，勘察现场！”

这是一间简易的平房，过去是个存放杂物的小仓库。从外面看，房子显得十分简陋。

众人在门口停下。李华山问崔明：“还有别人进去过吗？”

崔明认真地回答说：“除了我和黄小明，别人谁也没进去。我一听到李晓杰的报告，就约和着几个青年人赶来了。他们想从后窗上跳进去，我一看后窗台上有几个脚印，估计可能是杀人凶手的，我就安排两个人把它保护起来。我和黄小明是绕到前面撬开门进去的。”

李华山点了点头，感到很满意。他觉得这个年青的人保科长办事很干练，很周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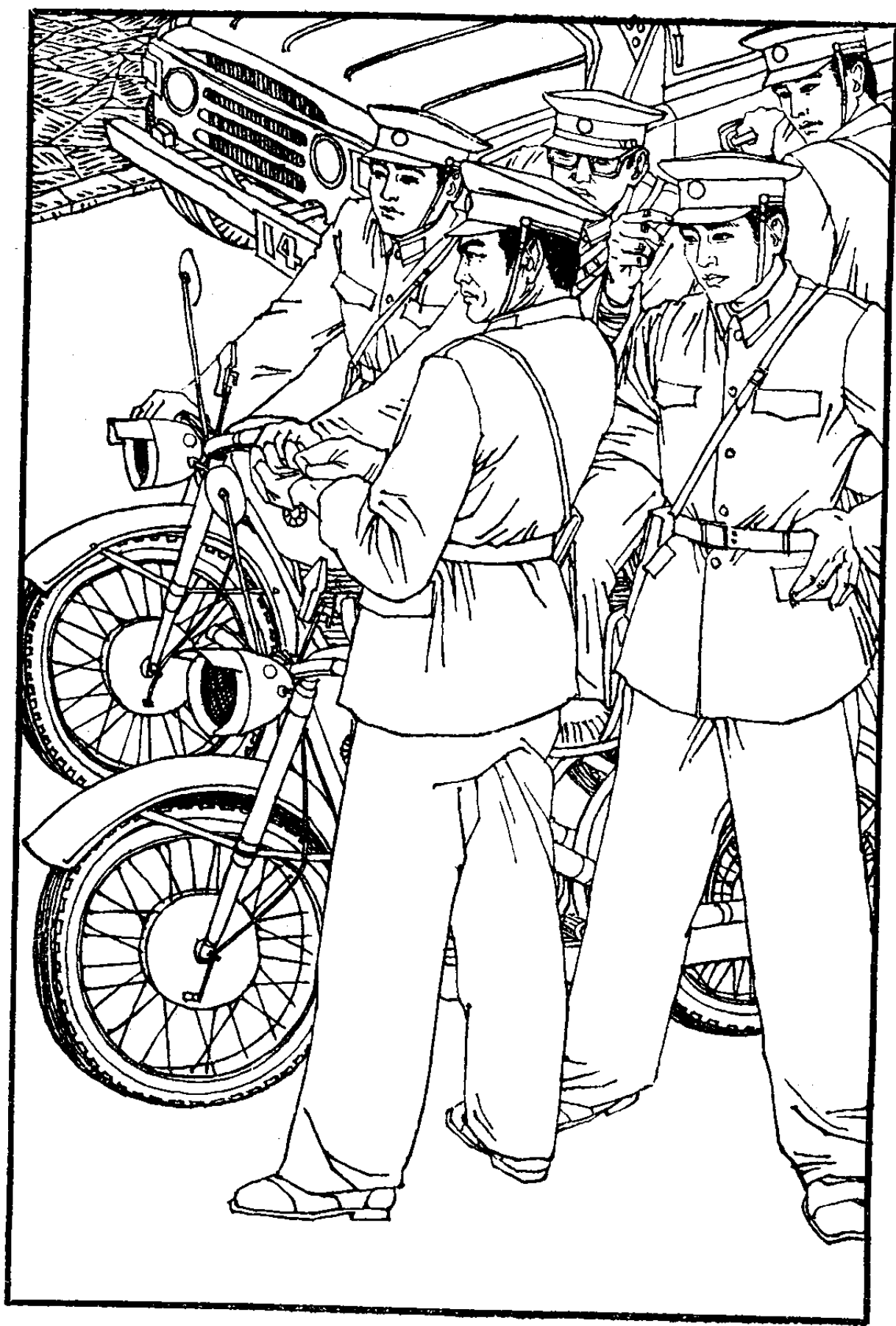
这时，技术员站在门口，对着房间转换着角度，拍了几个镜头，把现场固定下来，然后，李华山、张继先、法医、技术员、王局长、崔明，方一个个眼睛注视着地面，慢慢地走到屋里去。

这是一间单间屋，房间虽然很宽大，因为只有一个门和一个窗户，屋里光线很暗，显得有些阴森。李华山上前拉开电灯。痕迹鉴定员第一个上前一步，把地面上一个清晰的脚印用粉笔圈了起来，接着又一个，一直跟踪到床头桌下。

靠后窗根，是一张新式的双人床。法医和技术员走向前，轻轻地将一床淡绿色的缎子夹被掀开，露出一具直挺挺的女人尸体。她静静地仰卧在床上，好象是在甜甜地沉睡。技术员从不同角度给尸体照了像。

矮个子的曾法医，带着浓重的鼻音，操着南北方混杂的口音说道：

“床前发现一盛‘敌敌畏’的小瓶子。死者盖着被子平卧



在床上，前额有打击伤，表面破裂，脖颈有掐伤痕，口腔、鼻腔均发现‘敌敌畏’药水，枕头上也有少量发现。会阴部、大腿根部和床单上均发现有精斑。根据尸僵和精斑的情况，可以断定，死者是在午夜前后死亡的。根据现场情况分析，他杀的可能性大，喝‘敌敌畏’自杀的可能性极小。还需要解剖，进一步检查。”

“枕头里边有个雪花膏瓶子。”李华山站在法医右侧，突然说道。

“哦，小王，把那个雪花膏瓶取去检验一下。”王峰局长忙喊技术员。

技术员小王戴着雪白的手套，张开食指和拇指夹住瓶子底和盖，仔细地端详着：

“上面有清晰的指纹！”

“尽快提取。”王峰局长急促的声音。

“哦，死者额头上的伤痕肯定是雪花膏瓶所致。”矮个子曾法医仔细地端量了小王手中的雪花膏瓶后肯定地说。

“那么，瓶子上的指纹价值就更高了。”张继先声音洪亮地说。

不多一会儿，技术员走到王局长面前，可以看出他有一种不可掩饰的喜悦心情。他用手向上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镜，细声细气地说：“局长，凶手遗留在地面上的鞋印，在雪花膏瓶上的指纹都比较清晰，而且价值很高。地面上的鞋印和窗台上的鞋印，都是四十号的军用胶鞋，而且宽窄也一致，压力也相同。因为窗台上的不大清晰，我只鉴定了地面

上的。指纹很清晰，很容易鉴定。”说到这里，他又向上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清了清嗓子，“局长，可以断定，鞋印和指纹都是‘鬼难拿’的！”情绪高昂，声音虽细，却铿锵有力。

“谁的？”张继先抢先惊讶地问。

“可以肯定吗？”王局长一字一板地问。

“可以完全肯定！是‘鬼难拿’的！”小王斩钉截铁地说。

“这几年来，从未取到如此清晰的痕迹，如此显而易见，这说明‘鬼难拿’是一个落后于新形势下的敌人！”痕迹鉴定员如此神速地做出如此肯定无疑的结论的那种欢快心情是难以言状的！

“你们再仔细检查一下，再认真鉴定一下。曾法医，尸体要解剖，要仔细检查死者胃内‘敌敌畏’的数量。”王局长那红光闪闪的脸膛上也是充满笑意，虽然他在努力掩饰着。

“崔科长，你给找间屋，咱们一起分析一下。”

“是。跟我来吧！”崔明急忙打了个立正，又向后转，开步带领着王局长他们朝大楼走去。

李华山象是没有听见一样，仍然站在死者的床前，低着头，认真地在看着什么。

“老公安，局长叫你快去！”一位青年民警进屋喊了李华山一声。

“哦，我就来。”李华山目不转睛，轻声回答了一句。

二 一个小插曲

在离开现场朝会议室走的路上，李华山的脑海里老是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柳如萍？小柳？鬼？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它与柳如萍的被害有什么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前的一个晚上，李华山带着助手张继先到火车站一带巡逻。这是他多年的老习惯，只要没有紧急的侦破任务，晚上他就不在家里闲着，而是一个人或带上个助手专门到闹市区蹓跹，发现和打击犯罪活动。这天晚上，他们从热闹的二马路、人民商场、百货大楼，最后转到熙熙攘攘的火车站。这时是晚上十点钟，正是火车站最繁忙的时候。站前广场上，人流浮动，东来的，西去的；上车的，出站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呼喊的，有说笑的；有背着背包的，有提着提兜的；扶老的，携幼的，人们都各自在忙碌着。

“铁蛋儿！铁蛋儿！”人群中一个两手都提着大提兜、右肩上搭着两个大包袱的青年妇女，满头是汗，在吃力地转动着身子焦急地呼喊。她的喊声不时地被喧闹的人声所淹没。

离这青年妇女较远的地方，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正在人流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妈妈，妈妈！”

李华山忙走上去，拉着那小男孩的手说：“小朋友，别哭，你叫铁蛋儿吗？”

孩子抹了两把眼泪，点了点头。

李华山弯腰将小男孩抱起来，说：“走，我带你去找妈妈，她正在前面喊你呢！”说着就抱着那男孩，挤到那个拼命呼喊着的妇女跟前。

“你这个小该死的！怎么不抓住我的提兜啊？”妈妈见到儿子，先是一顿埋怨，这才来得及向李华山表示感谢：“哦，同志，太谢谢你了。”

“不必客气。你是去北京的吗？”李华山问。

“是啊，他爹在北京工作。”孩子的妈妈答道。“铁蛋儿，快下来，抓住我的提兜，跟着我走。”

“不用了，走，我把你们送上车吧！”李华山说着就抱着孩子走在前头。

青年妇女感激地点着头，紧紧跟在后面。李华山一直把他们母子送上车，安排好坐位，才下车回到候车室。

因为刚刚开走两班列车，候车室里不那么拥挤了，但一排排的连椅上，仍坐满着候车的旅客。他们有的在看报，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兴致勃勃地扯谈。

“老大爷，你到哪里去？”一个中年胖子，擦着满脸的汗水，坐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旁边问道。

“到福建，去看俺儿子的！”那位满面红光的老大爷答道。

“今年多大岁数啦？”中年胖子人又问。

“这个岁数啦！”老大爷笑眯眯地用手比划着，先比划了个‘六’字，然后又伸出了四个指头。

“可不象！身体可真好啊！”对面一位戴鸭舌帽的中年人赞叹地说。

“那敢情是！”老汉“噎、噎”地拍了两下胸脯。“可他们说我们老了，我就不服这个气！今年光我自己就挣了这个数。”老大爷说着伸出了五个指头。“打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那里可玄啦！时气好了，运也转了。”老大爷晃动着膀子，环视着周围，嗓门越来越高。说着，还拍了拍自己的上衣口袋。“别看你们都是吃公粮的，可不一定比得上俺呐！哈哈！”

就在老大爷骄傲地拍打着自己的上衣口袋的时候，不远处，有一个把帽子拉得低低的人，两只小眼在帽檐下发出了贪馋的蓝光。

“哦，同志，你给我看着点儿，我去问一问，从北京到福州的车是几点钟开！”老大爷象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向中年胖子交待了一句，便放心地朝问事处走去。

“哎，同志，北京到福州的车几点钟开啊？”老大爷站在拥挤的人群后面，朝着问事处窗口喊了起来。

“老大爷，你少等一等。这样问，里面听不见啊！”站在他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回头说道。

“哎，同志，我买两张站台票。”突然，一只手从老大爷的右肩上伸了过来，把老大爷的头都挤得歪向了一边。

“同志，同志，不要挤！”老大爷呼喊着重。

这时，一只罪恶的手伸向了老大爷的右上衣兜，“嗖”地一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被夹了出来。这夹着钱包的手又“嗖”地一下伸向了后边，等在那里的一只右手“嗖”地一下接过了钱包。这些动作都是在几秒钟以内完成的。

可是，就在两只罪恶的手交接的瞬间，一个闪电般的动作发生了，只听“咔嚓”一声，一副闪光的手铐把这两只罪恶的手铐在一起了！

“咣、咣！”两只拳头打在了两张凶神恶煞的脸上。原来这两张脸都是被铐在一起的两只罪恶的手的主人的！求生的欲望使他们击出了各自习惯的一拳。他们哪里会知道，这一拳都一定会按照这出戏的导演的安排打在自己人的脸上？

“他妈的！”“咣”地又来了一拳。

“歪儿妈！”“叭”地一声，又是一巴掌。

这一拳一巴掌是在痛极之下带有报复、埋怨色彩的。

“哎，小伙子，别打仗！别打仗！”刚才被挤歪了脑袋的老大爷听见打骂声，忙转过身来上前劝架。

“行啦，该住手了吧！”站在一旁的李华山冷眼看着这两个被铐在一起的青年人，冷冷地喝道。他就是这出戏的导演！

两个青年人听到这冷冷的声音，没有敢抬起头来正视一下说话者，便无力地耷拉下脑袋，看着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寒光逼人的手铐。

“小张，把他们送到站前派出所！”李华山对站在一旁